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八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0 冊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研究

張 苾 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研究／張苾芳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15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八輯：第 20 冊）

ISBN 978-986-254-327-6（精裝）

1. 清代詞 2. 詞論

820.9307

99016404

ISBN - 978-986-2543-27-6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八輯 第二十冊

ISBN：978-986-254-327-6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研究

作 者 張苾芳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第八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研究

張苾芳 著

作者簡介

張苾芳，48年次，台灣省宜蘭縣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現服務於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擔任專任講師。主要教授課程有「大學閱讀」、「大學寫作」、「中國現代文學導讀」、「孝經」等課程。

提 要

常州詞派因倡寄託說，儼然成為清詞復古聲中之中流砥柱，嘉慶以來，詞家填詞、論詞，鮮有不受其影響者。至民初，詞道漸形式微，論詞之創作，雖不復往昔之生氣蓬勃，然論詞之鑑賞與評論，則未嘗衰歇。常州詞派有其旨歸與家法，初學者入乎其中，可得創作、鑑賞之道，浸淫日久，又可跳脫其樊籠，以另闢新境，誠有功於詞林。

本文研究以常州詞派「寄託說」觀念闡微為主線，以成員生平、學派淵源、創派經過、興起背景、當時學術思潮、影響與價值等多元面相為輔線。復尋求詞中寄託之事實以與理論相合參，以得出寄託說之真象。故本文研究目的有二：（一）闡發常州詞派寄託說之精蘊。（二）評估常州詞派寄託說之價值。

第一章 常州詞派寄託說之背景，及此派闡述寄託說之目的，以明寄託說受當時何種因素影響？及其影響為何？

第二章 常州詞派寄託說之啟蒙期，以為周濟寄託說之先鋒。此章包括論評張惠言詞學觀之用意與方法，並檢討張惠言詞學觀之得失。

第三章 常州詞派寄託說之建設期。本章以周濟寄託理論為主，並摻揉陳廷焯、況周頤之說法，目的在明瞭所謂常州詞派家法。此章為寄託說之外緣，包括寄託說之創作論、出入論、鑑賞論、內容論、門徑論及詞之寄託說當以廣、狹觀視之等問題。

第四章 此章闡述寄託說之內蘊，目的在掘發詞中寄託之真實現象，故包括寄託興起之因素、寄託現象之內因與特質、寄託興起之時機，並述及詞中寄託手法之運用，以明詞人託志之道。

第五章 此章綜合理論與事實，為常州詞派寄託說作一總檢討，並敘述寄託說對於日後詞學之影響，及寄託說於詞史上之地位與意義。



目 次

第一章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之背景與目的	1
第一節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之背景	6
一、清初復古風氣之影響	6
二、張惠言家學之影響	10
三、政治之影響	13
四、浙派、陽羨派之積弊	19
第二節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之目的	27
一、掃除「詞爲小道」之譏評	28
二、規範「放浪腐朽」之詞弊	32
第二章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之啟蒙期	37
第一節 張惠言之詞學觀	37
一、意內而言外說	37
二、詩詞同源同用說	40
三、詞選之取捨	44
第二節 張惠言詞學之檢討	47
一、有悖於詞之產生環境	47
二、運暝眩之法以瘳詞疾	49
三、創作觀及鑑賞觀之檢討	51
四、「異議四農生」之諍論	57

第三章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之建設期	65
第一節 周濟詞學導言	65
一、周濟對張惠言詞學之恢拓	65
二、周濟常州詞派家法之特色	66
第二節 周濟寄託五論之建設	67
一、創作論——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	67
二、出入論——自然從追琢中來	71
三、鑑賞論——仁者見仁，知者見知	73
四、內容論——感慨所寄，不過盛衰	77
五、門徑論——王、吳、辛、周四家階陞	80
第三節 「寄託」一語之商榷	87
一、「寄託」之廣狹論	88
二、「寄託」之廣狹義界	91
第四章 宋詞中之寄託現象	95
第一節 形成寄託詞作之要素	95
一、言外之意——尋美學基礎	95
二、怨悱不亂——尋羣學基礎	100
三、遭時而變——寄託之導因	104
第二節 宋詞寄託手法之分析	111
一、運用景物之道——觸景興感	111
二、運用典故之道——比託隱射	116
三、運用章法之道——離合順逐	120
四、運用詠物之道——託寓人事	125
第五章 常州詞派寄託說之評價	131
第一節 常州詞派寄託說之檢討	131
一、理論與事實之交揉	131
二、理論與事實之差異	135
三、理論與事實之溝通	138
第二節 常州詞派寄託說之價值	140
一、寄託說對後來詞學之影響	140
二、寄託說於詞史上之地位與意義	144
參考書目	147

第一章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之背景與目的

前 言

本章爲寄託說之外緣研究，在未進入正題前，先簡述常州詞派之淵源、形成經過及成員之生平。

常州開府，舊隸八縣，當時武進、陽湖二縣即可代表常州，故一般所稱常州，多指舊府治武進、陽湖二縣而言。此州人文蔚盛，學風樸質，與徽州、蘇州鼎足而三。清世常州學術，包括理學、經學、史學、文學，文學包括古文、詩、賦與詞。從整個常州學術視之，常州詞學僅爲常州學術中之一小支。

常州詞派，由張惠言創始。據其弟張琦於《重刻詞選·序》中所云，嘉慶二年，張氏兄弟同館歙縣金榜家，金氏諸生金應城、金式玉雅好填詞，而當時人填詞多半「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詞選·序》）。張氏兄弟因於此年校錄唐、五代、宋詞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以成《詞選》二卷，由金氏諸生刊印。歙縣鄭掄元復錄張惠言、張琦、黃景仁、左輔、惲敬、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恆、陸繼輅、金應城、金式玉、鄭掄元各家詞，附刊於《詞選》後，用誌今人詞亦「幾於古矣」（鄭掄元《詞選·附錄序》）之意。惠言於《詞選·序》力言不作

「雕琢曼辭而已」之無益事，以害「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之有益學，以爲詞需以立意爲宗，以協律爲末，所謂有比興，有寄託，方可言詞，故又拈出「深美閎約」、「幽約怨悱」樹義極高之旨，並作「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此一大聲鏗鞳之論。《詞選》出，人人爭相乞刻。道光十年，曾重刻《詞選》，以應同道之需。同年，張琦外孫董毅補前選過嚴之失，而有續詞選。當時人爭相傳閱，由此可見。當時共襄盛舉者，除上列諸人外，尚有周儀暉、魏襄、蔣學沂、董士錫、趙植庭、錢相初、楊士昕、董基誠、董佑誠、管貽荪、方履錢、楊傳第、陸耀通等。^{〔註1〕}張氏兄弟校錄《詞選》，初僅爲示金生之用而流播友朋之間，至此時，遂如風起雲湧，儼然成一派別。其間亦曾一度聲勢減弱，潘曾瑋曾云：「沿襲既久，承學之士，忽焉不察，余甚病之，嘗欲舉張氏一書，以正今之學者之失，而世之人顧弗好之也。」^{〔註2〕}由此看來，莫非當時人已漸見張選之失？幸賴後繼有人，宗風不滅。周繼起而恢拓常州門庭，再造後浪聲勢，常州詞派至此方能如江水滾滾，暢流無阻。

嘉慶元年，周濟年十六，始學爲詞。九年，從張惠言甥董士錫共議詞學，相互切磋，獨具隻眼，曾敘其填詞態度曰：「慎重而後出之，馳騁而變化之，胸襟醞釀，乃有所寄。」^{〔註3〕}嘉慶十七年，因成《詞辨》十卷，以昭炯戒。道光十二年，編《宋四家詞選》，於序論中曾言：「余少嗜此，中更三變，年逾五十，始識康莊，自悼冥行之艱，遂慮問津之誤，不揣輓陋爲察察言。」周濟歷經千山萬水，其詞學觀至此已大致底定，「寄託」二字亦正式被標出，此時寄託說已具有充實之內容，已不復如張惠言時期僅爲觀念之呼籲。因張惠言倡發於

〔註1〕見張季易《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卷五〈陸繼輅小傳〉。

〔註2〕見潘曾瑋《周氏詞辨·序》，此序作於道光廿七年，距張惠言編《詞選》已有五十年之久。

〔註3〕見譚獻《篋中詞》。

前，周濟恢宏於後，常州詞派遂能為後人所讚揚。

繆荃孫，愛鄉之人也，編有《國朝常州詞錄》，頗推崇常州詞派，其言云：

國朝詞家，推吾州為極盛……皋文晚出，探源李唐，止蒼和之，遂臻正軌，極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傳景物，張皇幽渺。約千篇為一簡，蹙萬里於徑寸，上之則小雅之怨悱、離騷之俶詭，次之亦觸類修鬯，感物流連。予懷信芳，結想斯遠，真樂府之揭櫫，詞林之津逮也。子居、季重同學，識其苦心，晉卿申受及門，演其墜緒。讀江都之續選，具有典型，聆山陽之異議，何損豪末？海內正宗，於斯為盛，淵源授受，師承可表。

茲將此派重要成員簡述於後，以為知人論世之資。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生於乾隆廿六年，卒於嘉慶七年。官至翰林院編修。為人和易，重然諾。憚敬於所撰墓誌銘傳其口曰：「文章末也，為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為第一流哉！」又云惠言鄉試時出朱文正公珪門下，而「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珪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履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其人品由此可見。惠言工篆書，早年為辭賦，憚敬曾歎為自相如、枚乘以來，二千年難得一見之大家。壯年為古文，方歎古文乃學道之始。其文「瑟若圭瓚」，〔註4〕別具一格，惠言又能博融漢宋諸儒傳注之長，「故一時言六藝者折衷焉。」〔註5〕晚年則「求天地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註6〕主要論著有《茗柯文集》、《七十家賦鈔》及闡發易義之書九種，並有《茗柯詞》一卷。

張琦，字翰風，號宛鄰，又號默成居士，陽湖人。生於乾隆廿九年，卒於道光十三年。《清史列傳》載其為一循吏，所至政績斐然，輒有聲聞，與其兄皋文同校錄《詞選》。主要論著有《宛鄰文集》，並

〔註4〕見阮元〈張皋文傳〉，引自《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註5〕見吳德旋所撰〈張皋文先生述〉，引自《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註6〕見張惠言〈文稿自序〉，《茗柯文集》載。

有《立山詞》。

黃景仁，字仲則，自號鹿非子，武進人。生於乾隆十五年，卒於乾隆四十八年。於乾隆四十一年召試二等。以詩聞於世，其詩之特色在「瑰奇曠逸」。^{〔註7〕}少偕洪亮吉效漢魏樂府體，後遊學於邵齊燾。常恨其詩無幽并氣，故徧覽九華、匡廬、彭蠡、洞庭之勝，以山川精靈蓄勵己氣，「每獨往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匡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註8〕}王昶於〈黃子景仁墓誌銘〉曰：「仲則自云其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康宋，無弗效者，疏淪靈腑，出精入能，刻琢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詞出入辛、柳間，新警略如其詩。」有《竹眠詞》三卷。

左輔，字仲輔，一字衡友，號杏莊，陽湖人。生於乾隆十六年，卒於道光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至湖南巡撫，亦有惠績。左氏羽翼張說，有播傳宗風之貢獻。有《念宛齋詞》一卷。

惲敬，字子居，號簡堂，武進人。生於乾隆廿二年，卒於嘉慶廿二年。爲人負氣，矜尚名節。吳德旋於〈惲子居行狀〉載其爲政：「無所瞻徇，所至輒忤上官，卒以此坐事。」又謂其「論學貴正而不執」。少好爲齊梁駢麗之作，稍長，棄去之而學古文。其學古文，採鞭辟入裏法，始由桐城派入手，而後覺不足，故上溯明、宋、唐、漢、秦，自司馬子長下無北面。惲氏博融先秦九家，史學及禪理，上下治之於一爐，故其文能跳脫桐城家法，而與皋文同爲陽湖古文領袖。主要論著有《大雲山房文集》，並有《葦塘詞》。

錢夢蘭，字季重，號黃山，陽湖人。生年未詳，卒於道光元年。有《黃山詞》。

李兆洛，字申耆，武進人。生於乾隆卅四年，卒於道光廿一年。工詩與古文，倡駢散合一論。輯有《駢體文鈔》一書，於序略曰：文之體格遷變，乃人與天合參，故由體格之遷變，可以知世焉。細繹之、

〔註7〕見載於《光緒武進陽湖縣志》。

〔註8〕見洪亮吉〈黃景仁行狀〉，引自《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即知文論世之說。主要論著有《養一齋文集》，並有《蝸翼詞》一卷。

丁履恆，字若士，武進人。生於乾隆卅五年，卒於道光十一年。以詩、文享盛名，爲學不持漢宋門戶，頗好經世致用之學。有《宛芳樓詞》詞二卷。

陸繼輅，字祁孫，號蠹莊，陽湖人。生於乾隆卅七年，卒於道光十四年。政績甚得時譽。李兆洛於所撰墓誌銘載其爲人不肯輕涉世事，惟「肆力於詩，清溫多風，如其人也。」其姪耀通亦引伸張說，時稱二陸。主要論著有《崇百藥齋詩文集》，並有《清鄰詞》一卷。

董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人。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卒於道光十年。從其舅皋文學古文、賦、詩、詞，尤精於虞仲翔易義。主要論著有《齊物論齋集》，並有《齊物論齋詞》一卷。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菴，荊溪人。生於乾隆四十六年，卒於道光十九年。少與同郡李兆洛、涇縣包世臣相切劘於經世之學，其與包世臣同爲吳中有裨世用者。持論好出己見，好讀史與兵略。其人特立不羈，廷對時，則倡言天下事而不諱。主要論著有《說文字系》四卷，《晉略》八十卷。又錄唐以來之詞爲《詞辨》十卷，毀於水，追憶僅錄出正變二卷。編有《宋四家詞選》四卷。著有《介存齋論詞雜著》。別有《味雋齋詞》、《止齋詞》各一卷。

此外，金應城，字子彥，有《蘭蓀詞》。金式玉，字朗甫，有竹鄰詞。鄭掄元，字善長，有《字橋詞》。

總上可見，常州詞人多生存於乾隆、道光間，籍貫多隸武進、陽湖二縣。論關係則爲兄弟、爲甥舅、爲師生、爲友朋，此即地域文學之特色。地域文學即愛鄉文學，常州詞派於此關係下互傳宗風，互勵互砥，以情誼特深，向心力又強，終至蔚爲詞壇之巨流。又此派成員皆品卓格高、特立獨行、不拘個性之士，爲政爲學，均可見大擔負，故立論多能創建新章，爲學亦不主故常。常州詞人多以經學、古文、詩、賦卓然成爲大家，詞則眾學中之小者，然而如張、周二氏詞論，高明新穎，叱咤四方，是真有風行草偃之勢。故曰：常州詞學，特立

之學也，若無皋文、周濟等特立獨行人士之恢倡，其說恐無法掃空橫絕於當時。

此派由數人揭橥，數人影從。有數篇重要議論，如張惠言《詞選·前序》、金應珪《詞選·後序》、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詞辨·自序》。乍看此派形成，似極平凡、不易探索出此派形成之因素，事實則不然。梁啟超於《清代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八章云：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註9）

梁氏所言，乃泛指清代學術之奇異現象，以文學中之詞學理論而言，常州詞派寄託說之興起，亦「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之必然結果。茲將有關寄託說之種種因緣敘之於後，以明當時之時代背景。

第一節 清常州詞派寄託說之背景

一、清初復古風氣之影響

整個有清學術即是作復古救蔽之工作，尤以針對明末「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註10）之文蔽，愈發顯示清初復古風氣之隆盛與重要，此即常州詞派興起時之學術環境。常州詞派負有振衰起蔽、復興詞道之責任。開清代復古風氣之先者，當以錢謙益為大家。先生字受之，號牧齋，江蘇常熟人。後來復古者之態度與方法，多受先生之啟示，故此處所闡者以牧齋之論為主。

清人復古態度，可以「溫故知新」、「摧陷廓清」、「實事求是」三端加以說明。「溫故知新」，即舊學新闡；「摧陷廓清」，即先破壞而後建設之精神擔當；「實事求是」，即名非浪得之專務精神。三者非獨表

〔註9〕原刊於《新民叢報》，此據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書前序言而引。

〔註10〕見錢牧齋《賴古堂文選·序》，《有學集》卷十七。

現於經術，亦且表現於文學。即以常州詞派而論，此派言詞有比興寄託，其觀念即自宋詞寄託事實而來，並非嶄新之創見，然經張惠言、周濟溫故而知新，寄託事實中之精蘊始克愈剝愈入裏。至於此派所具「摧陷廓清」之精神，可從其反浙派、陽羨派之氣魄上見出。而清人「實事求是」之態度，表現於清人之詞論上，愈發顯其認真之態度。

王易於《詞曲史·振衰第九》中云：

清則不然，樸學日昌，品節曰勵。亭林、梨洲、船山、夏峯之倫，或湛深經術，或冥索性天，餘力及於詞章，大聲覺其聾聵。流風所被，朝氣所驅，俾知名非浪得，學必探源。雖在填詞度曲之微，亦有厚薄深淺之等。遂乃各植根柢，務造精深。淺學者不足以成名，高才者無所用其滿。稽其所詣，洵足以振明代之衰，而發詞林之闇矣。

詞於清世，雖曰復興，然猶是清代學術中一小支，其學雖微，而莫不尋根振葉，全力以赴，因知清代學者實事求是之態度，實攸關詞之命運。其中以常州詞派專務精深、態度嚴肅，故能扭轉當時詞壇風氣。

因受「溫故知新」態度之影響，當時學術多趨向於新舊調和之路線。清初學術所採之新舊調和觀，若落實以言之則為何？牧齋先生於〈答山陰徐伯調書〉中云：

僕以孤生謏聞，建立通經汲古之說，以排擊俗學，海內驚譟，以為希有，而不知其郵傳古昔，非敢創獲以譁世也。（《有學集》卷三十九）

求「通經汲古」，並非食古不化，亦非譁眾取寵，實寓涵繼往開來之意，清初學者普遍具此主張。〔註11〕此雖為牧齋之文論，然亦影響及於其論詩。因詩與詞較相近，故以下即從牧齋論詩之態度以明瞭詩中如何求「通經汲古」。「通經」，旨在援經學以正文心，而「汲古」之用，於清代復古風氣中，益發見其意義之大。蓋前人之復古，如宋之嚴羽，如明之七子、竟陵等輩，非不知復古之重要，然僅復古至某一文體之

〔註11〕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卷，第四篇第一章。

宗主即戛然而止，並不溯其所出，如牧齋於《賴古堂詩·序》即云：

滄浪之論詩，自謂如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而未嘗探極于有本。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翊爲妙悟者，一知半解而已。（《有學集》卷十七）

前人徒有復古之心而不能復興古道，多因未能直探本源，故「汲古」必需沿波討源、窮源溯流。清代學者採取本源，即孟子離婁篇「原泉混混」之意。牧齋「通經汲古」法，不僅爲一方法義，亦涵「尊本於先，則體自尊於後」之目的義，牧齋又於《徐元歎詩·序》云：

自古論詩，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先河後海，窮源溯流，而後僞體始窮，別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蓋未易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所以爲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宣己諭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永言之則也。（《初學集》卷卅二）

將後世之詩歸本於詩三百，無非欲人浸潤性靈於「真誠」中，所謂有誠乃有文也。清人論詩主風、騷，非欲人學風、騷草木鳥獸之表，乃欲人學風、騷真誠之裏也。（註12）若出現性靈汨沒而無誠之作，則需區別良莠，以嚴真僞。求積極之道於溯本窮源，求消極之道於別裁僞體，二法若能相濟爲用，文體方可保萬古長青，此即牧齋所欲示人探學之道。先河後海，區別真僞，看似二事，實則一事耳，杜子美不有詩云：「別裁僞體親風雅」。

詞因其體近詩之故，故當時詞壇亦披靡此復古風氣下。有自音樂觀點溯詞至三代、兩漢者，有因詩詞旨歸相同，故溯詞至詩三百、騷二五者。類此議論，不必惠言率先登高一呼，蓋常州詞派前已有人言，此輩觀念，皆可以許宗彥《蓮子居詞話·序》中之語概括之：

皆隨音律遞變，而作者本旨無不濫觴楚騷，導源風雅，其趣一也。惠言溯風、騷所本之觀念爲何？其《詞選·序》云：

〔註12〕見錢牧齋《虞山詩約·序》，《初學集》卷卅二。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

觀此，可知張惠言亦循音樂〔註13〕、旨用二路而溯詞入風、騷（大抵偏重旨用上言）。又張惠言《詞選·序》末曰：

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

後世之詩與風雅之詩同體，詞則詩之分支，故張惠言溯詞入風、騷，正有《禮記》「祭川者先河而後海，重其源」之意。至於別裁僞體，常州詞家亦出大力焉，如惠言裁蕪留真，僅編百有十六首之《詞選》，周濟編《宋四家詞選》，更是「雅俗有辨」、「真僞有辨」（《宋四家詞選·序論》）。余以爲清人倡論一切詩文詞賦，氣魄磅礴，莫之能禦，與復古救蔽風潮有莫大之關係。

此外，如錢牧齋倡「轉益多師是女師」（杜子美語）、周濟亦有希王、吳、辛、周之轉益多師法，又如當時詩風主溫柔敦厚、主肌理說〔註14〕等，常州派亦有類此之論調。此派雖非直接受此風氣影響，然

〔註13〕李兆洛《朱橋亭詞稿·序》曰：「詞之源出於樂，於三代爲詩，於漢爲樂府，……此吾友張皋文先生《詞選》之所爲作也。」

〔註14〕詩論如翁方綱主肌理說：詞論則郭紹虞〈肌理說〉一文，以爲周濟所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與「初學詞求空，……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一段，即爲詞壇之肌理說，又以爲「所謂『精力瀾滿』即是正本清源之法的作用；所謂『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又是窮形盡變之法的作用，所以也不外於肌理之說。即其講鍼鏤，講鉤勒，講片段，講離合，也還是肌理說中注意的問題。」見《國文月刊》第四十三、

可顯示當時文壇、詩壇、詞壇在基本觀念上已漸趨沆瀣一氣，蓋詩、文、詞「萌折於靈心，蟄啓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註15〕常有相通之處，原不必因體而異。故法之運用，可轉相灌注於各體，清學者皆能普遍存此觀念，此即論詩、論詞可相借助之妙義。對「明一法即明一切法」之觀念，此處可舉一例言之，張惠言《茗柯文集二編》卷下，有〈送錢魯斯序〉，載魯斯告惠言之語云：

吾曩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

欲由書法開詩法、古文法，然則亦可開詞法也。常州詞派言寄託之思筆，正與魯斯之言不謀而合，觀周濟及其後陳廷焯、況周頤論寄託之思筆，即可得到證明。

在一片整頓詩文風潮下，張惠言等人論詞之態度，或闡述寄託說之基本方法，必亦深受此復古風潮之影響。

二、張惠言家學之影響

爲學當發揮「一以貫之」之精神，從此一角度而言，闡一體之法，又可爲闡眾體之法。本此觀念，或能循此思索而得出張惠言論詞方法之緣起。惠言雖倡大境界之詞，然於此之前，早已因經學、古文而著明，且經學、古文又爲其專詣，因而，余以爲惠言爲學必有一整體性、涵蓋性之基本論，而其論詞必亦包蘊於此涵蓋性之觀念中。

試觀張惠言於其《文稿·自序》之自白：

四十四期合刊，又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卷第五篇。

〔註15〕見錢牧齋〈題杜蒼略自評詩文〉，《有學集》卷四十九。